

# 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罗荷花,刘慧婷,雷雨亮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依据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运用OLS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量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促进农村家庭实现非农就业转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和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数字金融素养对数字乡村发展程度高地区农村家庭、“长尾”农村家庭的经济韧性影响更大。鉴于此,需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数字金融知识常态化教育培训等,不断提高数字金融素养,推动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数字金融素养;经济韧性;非农就业;金融资产配置

**中图分类号:**F049;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5)01-0012-07

## 一、引言

目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家庭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经济韧性直接关系到这一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家庭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经济外循环中,全球经济预计步入低增长、高利率和高通胀时代;经济内循环中,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仍然不可小觑。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下,农村家庭面临的经济风险有加大趋势,直接影响家庭经济韧性<sup>[1]</sup>。“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因此,探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实现路径,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是农村家庭应对风险事件冲击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促使农村金融按下数字化转型的“快进键”,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和渠道日益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性越来越惠及农村家庭。家庭需具备一定的数字金融素养,才能避免参与数字金融服务过程中所伴生的潜在风险<sup>[2]</sup>。普惠金融联盟(AFI)认为数字金融素养是个体用好金融工具、应对和减少各类风险的重要基础。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数字金融素养能有效缩小“数字鸿沟”、降低“金融排斥”,帮助家庭获取生产生活、风险管理所必需的金融服务,提升家庭经济稳定性。但在实践中,农户在适应金融数字化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如果农户数字金融素养较低,易遭遇线上金融诈骗等问题,扩大家庭潜在风险敞口,给家庭经济韧性提升带来桎梏。为此,将数字金融素养纳入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分析框架中,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数字金融素养能否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数字金融素养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现有关于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韧性影响的研究还不充分,主要聚焦于金融素养对贫困、财务、收入等脆弱性的缓解效应。在缓解贫困脆弱性方面,研究认为金融素养所具有的金融知识属性和金融决策内涵有助于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促使家庭通过信贷机制、资产机制和保险机制来防范返贫风险<sup>[3]</sup>。在影响财务脆弱性方面,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会影响家庭收支水平和资产债务结构,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容易表现出财务脆弱特征<sup>[4]</sup>。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培养家庭信贷意识,统筹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债务需求量,通过设置流动性资产缓冲来平滑风险,实现收入约束下资源的跨期优化<sup>[5]</sup>。在

\* 收稿日期: 2024-05-19; 修回日期: 2024-08-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30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CJY04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JD020);湖南省教育厅项目(24A0179);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40681)

作者简介: 罗荷花(1986—),女,湖南衡东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缓解收入脆弱性方面,研究指出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阶层突破“贫困陷阱”,促进收入阶层的动态流向<sup>[6,7]</sup>。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较少探讨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尤其是将风险冲击因素纳入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分析框架,对家庭面临的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重视不够。据此,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探讨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从促进非农就业转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平滑风险冲击等维度分析数字金融素养影响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机理,讨论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过程中异质性影响等,对于提高数字金融素养,推动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进一步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家庭经济韧性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趋势的提升,二是家庭经济下行风险的降低<sup>[8]</sup>。对农村家庭而言,如何提升家庭收入和降低家庭经济风险是增强家庭经济韧性的关键。数字金融素养能通过收入增长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来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第一,数字金融素养有助于农村家庭采取恰当的投资策略,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提升家庭财产性收入。第二,数字金融素养有助于拓宽农村家庭信息获取渠道,实时了解市场就业动态,促进家庭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提升家庭工资性收入。第三,数字金融素养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的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降低家庭经济风险。

### (一)收入增长机制

1. 促进非农就业。扩大就业,为农户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手段<sup>[9]</sup>。一方面,数字金融素养的提高能提升农村家庭参与数字金融活动的积极性,帮助其利用数字平台获取更具有时效性的就业讯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家庭在参与数字金融活动时,数字平台会依据用户填写的信息、浏览次数等数字足迹对用户的需求、偏好进行精准识别,通过个性化推荐功能,针对性地为农村家庭提供就业信息,拓宽农村家庭信息获取边界,实时了解市场就业动态<sup>[10]</sup>。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素养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了产业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推动农村家庭从传统农业中解脱出来,在扩大农村家庭就业选择范围的同时,也对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提出了一定要求。具备较高数字金融素养的农村家庭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较强,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岗位技能要求,促进家庭实现非农就业。因此,提高数字金融素养能促使农村家庭实现非农就业转移,获取更为稳定的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家庭经济韧性。

2. 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传统金融理论假定家庭投资者是完全理性且决策信息完全充分。事实上,农村家庭在参与金融活动时存在资产配置深度不足、从众投资等诸多不理性行为,导致资产配置效率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村家庭经济韧性。依据《国民金融素养白皮书(2022—2023)》数据,当前家庭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了解程度普遍较浅,非常了解的家庭仅占2.7%。尽管如此,仍有49.27%的家庭投资过基金和股票等高风险金融产品,这表明家庭并没有对金融产品进行系统分析,缺乏合理的金融投资策略。决策双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在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思考模式:一是直觉的启发性系统,二是理性的分析加工系统。后者依靠系统性信息加工来做出决策,虽然加工速度慢,但其更为主动和灵活,可帮助个体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资源配置。数字金融素养较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采取理性分析加工系统,会事先考量自身的资产禀赋、金融需求,并对金融市场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以此作为金融决策的依据。农村家庭在逐渐积累数字金融素养过程中会逐步形成系统的投资理念和不断提升理财技能,在面对多元化的数字金融产品时,才更有可能做出利于家庭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投资组合,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从而提高家庭经济韧性。

### (二)风险防范机制

农村家庭由于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等现实情况制约,缺乏有效的风险缓冲途径,家庭难以平滑气候灾害、疾病、失业等风险冲击,容易造成较大的家庭福利损失。而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以下方面来帮助农村家庭平滑外部风险冲击的影响:一是数字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村家庭风险防范意识更强,能够制定合理的财务规划,通过长期投资消除家庭经

济发展的潜在结构性障碍。如农村家庭运用保险这一金融工具来防范、分散与转移风险,使得家庭可以更快从风险冲击中适应和恢复。二是依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当农村家庭面临意外事件冲击时,通常会选择从金融市场获取信贷支持以平滑消费。数字金融素养更高的农村家庭往往更清晰地了解和掌握信贷知识,更能充分表达其信贷需求,提高其信贷可得性,提升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避免农村家庭陷入财务困境。如果农村家庭数字金融素养匮乏,其可能采取借贷成本更高的非正规金融手段或缩减开支、变卖资产,致使家庭缺乏生计资本进行再生产和再投资,家庭经济风险加剧。三是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是提升家庭代际间收益回报、促进风险跨期分担的内在动力,具有增智与增收的双重效应。具备较高数字金融素养的农村家庭能够意识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理性认识教育投资价值,通过改善理财规划、优化资产配置等方式促进家庭的教育投资,实现投资“现在”向投资“未来”的转换,提高农村家庭长期发展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说:

**H<sub>1</sub>** 数字金融素养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H<sub>2</sub>** 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促进非农就业转移提高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H<sub>3</sub>** 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提高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H<sub>4</sub>** 数字金融素养通过平滑风险冲击影响提高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RESSET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等。考虑到估计农村家庭经济韧性需引入一阶滞后项,将2017年、2019年CHFS数据整理合并为一期数据。研究对象为农村家庭,在数据清洗过程中,保留户主为农村户籍的样本,并筛除编码缺失、关键变量缺失以及样本期内未能持续追踪的样本,最终得到9567个观测值。

#### (二)重要变量及其测度

1.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素养(DFI)。AFI认为数字金融素养是涵盖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数字素养的综合概念。借鉴孙继国和赵文燕<sup>[11]</sup>的测

度思路,采用迭代主因子法,从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数字素养三个层面构建数字金融素养的指标体系,并计算综合得分。首先,选取利率计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和投资风险问题来考察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并针对每个问题构建两个虚拟变量。第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是否回答正确,第二个虚拟变量表示是否直接回答。其次,从农村家庭是否拥有股票账户、是否拥有基金账户、是否使用信用卡三方面考察其金融技能。最后,从农村家庭是否使用数字支付、数字理财、数字信贷三方面考察其数字素养。在此基础上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进行KMO检验,结果为0.737,符合检验标准。

2. 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经济韧性(Resilience)。结合已有研究,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定义为农村家庭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借鉴Cisse和Barrett<sup>[12]</sup>的做法,以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家庭福利水平的代理指标,采用矩估计方法来测算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 3. 机制变量:

(1)非农就业转移(Non\_agri)。将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家庭定义为实现非农就业转移,包括科教文卫、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若农村家庭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1”;反之则为0。

(2)金融资产配置效率(Fin\_asset)。运用夏普比率(sharpe\_ratio)作为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先依据金融资产的风险水平将其分为存款类、债券类、股票类。因CHFS数据库只提供受访者家庭的金融资产类别、数量等信息,并未纳入金融资产收益率、风险等问题设置,为此,采取指数替代方式来测度家庭各类资产对应的收益率及风险。其中,存款类资产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替代。债券类资产收益率和风险使用中证综合全债指数的年收益率和标准差。股票类资产使用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的按年成交额加权计算来得到相应的收益率和标准差。综合考虑金融市场运行周期性及微观数据调查时间,使用2003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各类资产平均收益率作为2019年家庭各类金融资产收益率。

(3)风险冲击(Risk\_shock)。农村家庭面临的风险冲击可分为区域协同性风险冲击和个体异质性风险冲击两类。其中,区域协同性风险冲击是指区

域内每个农村家庭都共同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灾害风险冲击。参考董艳敏和严奉宪<sup>[13]</sup>的测度方法,采用省级农业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来衡量灾害风险冲击(*disaster\_risk*)。个体异质性风险冲击是指某一农村家庭自身所遭遇的风险,从健康风险冲击(*health\_risk*)和失业风险冲击(*unemploy\_risk*)来考察,分别用家庭住院人数和家庭失业人数(17 周岁及以上家庭成员)来测度。

4. 控制变量: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包括年龄(*age*)、性别(*sex*)、婚姻状况(*marriage*)以及风险偏好(*risk*)。家庭特征包括少儿抚养比(*child\_ratio*)、老年抚养比(*old\_ratio*)、家庭非健康人员占比(*unhealthy\_ratio*)、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education*)、家庭收入(*income*)、社会资本(家庭年人情礼节支出, *social\_capital*)、是否购买社会养老保险(*old\_insur*)、是否购买社会医疗保险(*medical\_insur*)。地区特征包括地区保障水平(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area\_sec*)、地区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area\_cons*)、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省人均 GDP 对数值, *lngdp*)、所处地域(东部、中西部地区, *area*)。表 1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Resilience</i>	0.800	0.191	0.101	1
解释变量	<i>DFI</i>	0.274	0.240	0	0.951
	<i>Non_agri</i>	0.480	0.450	0	1
机制变量	<i>Fin_asset</i>	0.100	0.124	0	0.471
	<i>Risk_shock</i>	0.274	0.240	0	0.950
控制变量	<i>age</i>	56.33	12.10	18	80
	<i>sex</i>	0.786	0.410	0	1
	<i>marriage</i>	0.949	0.220	0	1
	<i>risk</i>	0.326	0.554	0	2
	<i>child_ratio</i>	0.131	0.182	0	0.800
	<i>old_ratio</i>	0.387	0.420	0	1
	<i>unhealthy_ratio</i>	0.155	0.277	0	1
	<i>education</i>	7.232	3.356	0	22
	<i>income</i>	9.809	3.516	-15.52	15.26
	<i>social_capital</i>	3.094	3.604	0	11.29
	<i>old_insur</i>	0.475	0.499	0	1
	<i>medical_insur</i>	0.649	0.477	0	1
	<i>area_sec</i>	7.452	6.080	0	24
	<i>area_cons</i>	110.1	2.388	105.6	115.7
	<i>lngdp</i>	10.30	0.313	9.859	11.15
	<i>area</i>	1.942	0.858	1	3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为验证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设定实证模型如下:

$$Resilience_i = \alpha_0 + \alpha_1 DFL_i + \alpha_2 Control_i + \mu_i \tag{1}$$

其中, *Resilience<sub>i</sub>* 表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DFL<sub>i</sub>* 表示数字金融素养; *Control<sub>i</sub>*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mu_i$  为随机扰动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1)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是否通过促进非农就业转移和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来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因传统的中介效应模型存在明显的因果推断缺陷,故参照曾国安等<sup>[14]</sup>的做法,在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中增加中介变量单独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对回归结果再次进行验证。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ediator_i = \beta_0 + \beta_1 DFL_i + \beta_2 Control_i + \delta_i \tag{2}$$

$$Resilience_i = \gamma_0 + \gamma_1 Mediator_i + \gamma_2 Control_i + \vartheta_i + \epsilon_i \tag{3}$$

$$Resilience_i = \theta_0 + \theta_1 DFL_i + \theta_2 Mediator_i + \theta_3 Control_i + \pi_i \tag{4}$$

*Mediator<sub>i</sub>* 表示中介变量,即非农就业转移和金融资产配置效率。

(2)调节效应检验模型。为验证数字金融素养是否通过平滑风险冲击来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设定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Resilience_i = \tau_0 + \tau_1 DFL_i + \tau_2 DFL_i \times moderator_i + \tau_3 moderator_i + \tau_4 Control_i + \mu_{1i} \tag{5}$$

其中, *moderator<sub>i</sub>* 为调节变量,包括灾害风险冲击、健康风险冲击和失业风险冲击。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数字金融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3)显示,在逐步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后,数字金融素养的系数值虽有所下降,但仍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素养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促进农村家庭长期稳定发展,假说 H<sub>1</sub>得以验证。可能的解释在于:数字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农村家庭的风险防范意识和理财规划意识,促使农村家庭为应对各类不确定性制定长期理财规划,并减少不合理的消费行为,控制家庭的负债水平,使得家庭财

务状况更为稳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i>Resilience</i>	(2) <i>Resilience</i>	(3) <i>Resilience</i>
<i>DFI</i>	0.3914*** (0.0061)	0.1407*** (0.0076)	0.1239*** (0.0076)
户主特征	否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否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否	否	控制
<i>R</i> <sup>2</sup>	0.2404	0.4540	0.4701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 (二)稳健性检验

一是进行内生性处理。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直接进行估计,很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同一社区除自身外其他农村家庭的平均数字金融素养”“数字金融素养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二是更换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运用极大似然因子分析法来测度数字金融素养。三是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假设农村家庭福利水平服从正态分布,重新计算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四是采用 PSM(倾向得分匹配法)以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以数字金融素养的均值作为分界线,将受访农村家庭划分为处理组(大于均值)和控制组(小于均值),分别赋值为 1 和 0;采用 K 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马氏匹配四种方法,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从结果来看<sup>①</sup>,采取任意一种匹配方式,数字金融素养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 (三)机制检验

1. 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转移。依据择业动机理论,若农村家庭能在非农就业中获得更高收益且只需承担较低经济风险,其会更倾向于流向非农部门。数字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家庭能够意识到非农就业更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主动向非农行业转移。表 3 报告了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机制的检验结果。列(1)显示,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3)的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家庭转向非农就业活动会显著提升家庭经济韧性。Sobel 检验 Z 值为 7.063,且 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促进非农就业进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机制存在,假说 H<sub>2</sub> 得以验证。

表 3 作用机制 1:促进非农就业

变量	(1) <i>Non_agri</i>	(2) <i>Resilience</i>	(3) <i>Resilience</i>
<i>DFI</i>	0.2169*** (0.0240)		0.1202*** (0.0076)
<i>Non_agri</i>		0.0222*** (0.0036)	0.0170*** (0.00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Sobel Z		7.063***	
置信区间		[0.0060, 0.0109]	
<i>R</i> <sup>2</sup>	0.3521	0.4594	0.4714

注:Bootstraptap 置信区间为抽样 1000 次的结果,下同。

2. 优化金融资产配置。现代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为农村家庭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提供了重要渠道。如果农村家庭缺乏数字金融素养,其投资决策将是次优的,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和非理性行为。表 4 报告了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村家庭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机制的检验结果。列(1)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为正,表明数字金融素养提高有助于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列(2)、列(3)的结果中,夏普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优化能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进一步地, Sobel 检验 Z 值为 7.839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同时 Bootstrap 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机制存在,假说 H<sub>3</sub> 得以验证。

表 4 作用机制 2:优化金融资产配置

变量	(1) <i>Fin_asset</i>	(2) <i>Resilience</i>	(3) <i>Resilience</i>
<i>DFI</i>	0.1982*** (0.0056)		0.1024*** (0.0080)
<i>Fin_asset</i>		0.1695*** (0.0128)	0.1083*** (0.01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Sobel Z		7.839***	
置信区间		[0.0188, 0.0299]	
<i>R</i> <sup>2</sup>	0.4024	0.4654	0.4731

3. 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表 5 为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检验结果。列(1)显示,灾害风险冲击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列(2)显示,数字金融素养与灾害风险冲击的交互项系数为 0.2951,在 1% 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说明数字金融素养能够通过平滑灾害风险冲击影响来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列(3)、列(4)显示,健康风险冲击和失业风险冲击均负向影响

农村家庭经济韧性,且失业风险冲击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列(5)、列(6)显示,数字金融素养与健康风险冲击的交互项系数、数字金融素养与失业风险冲击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

经济韧性,说明数字金融素养能够通过平滑健康风险和失业风险冲击影响来增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综上可知,假说 H<sub>4</sub>得以验证。

表 5 作用机制 3: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

变量	(1) <i>Resilience</i>	(2) <i>Resilience</i>	(3) <i>Resilience</i>	(4) <i>Resilience</i>	(5) <i>Resilience</i>	(6) <i>Resilience</i>
<i>DFI</i>	0.1230*** (0.0076)	0.1241*** (0.0076)	0.1239*** (0.0076)	0.1251*** (0.0076)	0.1237*** (0.0076)	0.1250*** (0.0076)
<i>disaster_risk</i>	-0.0909*** (0.0177)	-0.0888*** (0.0174)				
<i>DFI</i> × <i>disaster_risk</i>		0.2951*** (0.0648)				
<i>health_risk</i>			-0.0010 (0.0022)	-0.0006 (0.0022)		
<i>DFI</i> × <i>health_risk</i>				0.0293*** (0.0084)		
<i>unemploy_risk</i>					-0.0114*** (0.0022)	-0.0108*** (0.0022)
<i>DFI</i> × <i>unemploy_risk</i>						0.0286*** (0.00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4719	0.4730	0.4702	0.4707	0.4718	0.4723

(四)异质性检验

1.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异质性。运用熵值法从数字资金投入、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信息基础和数字服务水平四个维度测度各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中位数为界,将低于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地区,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地区。表 6 列(1)、列(2)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地区样本中回归系数更大,且数字金融素养与高数字乡村发展地区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高数字乡村发展地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 6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异质性

变量	(1) 低数字乡村 发展水平地区	(2) 高数字乡村 发展水平地区	(3) 高数字乡村发展 地区交互项
<i>DFI</i>	0.1170*** (0.0116)	0.1284*** (0.0099)	0.1032*** (0.0088)
<i>DFI</i> ×高数字 乡村发展地区			0.0345*** (0.00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4885	0.4694	0.4710
观测值	4092	5475	9567

2. 个体异质性。将农村家庭划分为普通家庭和“长尾”家庭,“长尾”家庭为家庭收入小于平均值且

户主年龄为 60 岁及以上的农村家庭。表 7 报告了个体异质性检验结果。列(1)、列(2)显示,相较于普通家庭,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长尾”家庭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引入数字金融素养与“长尾”家庭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素养更能帮助农村“长尾”家庭提升家庭经济韧性。

表 7 个体异质性

	(1) 非长尾群体	(2) 长尾群体	(3) 长尾群体交互项
<i>DFI</i>	0.1205*** (0.0078)	0.1596*** (0.0246)	0.1236*** (0.0076)
<i>DFI</i> ×长尾群体			0.1670*** (0.02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4561	0.4628	0.4743
观测值	8370	1197	9567

五、结论与建议

依据 2017 年、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转移和金融资产配置在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对平滑风险冲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

融素养对高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家庭、农村“长尾”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大。

建议:(1)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着力开展数字金融知识常态化教育培训,多渠道开展宣讲活动,助力数字金融知识融入农民生活实践中,不断提升其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村家庭实现更高层次就业和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改善家庭发展路径。(2)加大对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物联网、信息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终端在农村的普及率和渗透率,打通农村互联网“最后一公里”,提高农村家庭数字生活的参与度和接入能力,缩窄数字鸿沟。(3)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利用数字平台优势,创新开发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简化数字金融应用方式和流程,帮助农村家庭以便捷、低成本方式参与数字金融活动,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 注释:

① 限于篇幅,结果省略不展示,备索。

#### 参考文献:

[1] 李哈,陆迁.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家庭发展韧性——来自中国低保政策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10):82—101.

- [2] 彭建刚,鲁斯玮.金融素养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44(3):2—9.
- [3] 方舒,王艺霏.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CFP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评论,2021,9(3):181—198.
- [4] 刘波,王修华,胡宗义.金融素养是否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J].南方经济,2020(10):76—91.
- [5] 李建勇,彭倩,黄宇虹.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1(5):24—32.
- [6] 张海燕,田孟乡.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1):119—126.
- [7] 罗荷花,叶谊锋.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3,39(10):160—165.
- [8] Barrett C B, Ghezzi-Kopel K, Hoddinott J, et al.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resilienc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s and evidence[J]. World Development, 2021,146:105612.
- [9] 钟甫宁,何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J].农业经济问题,2007(1):62—70,112.
- [10] 宋文豪,黄祖辉,叶春辉.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6):92—113.
- [11] 孙继国,赵文燕.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25(3):33—46.
- [12] Cisse J D, Barrett C B. Estimati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 conditional moments-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272—284.
- [13] 董艳敏,严奉宪.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1—13.
- [14] 曾国安,苏诗琴,彭爽.企业杠杆行为与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3(8):155—173.

(责任编辑:钟瑶,邹彬)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on Rural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LUO Hehua, LIU Huiting, LEI Yul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7 and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on rural household economic resilience using OLS model,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moderation effect mode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enhance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timizing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high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reas and “long tail” rural household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pularize regula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digital finance knowledge,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digital finance literacy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economic resilie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